

讀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」中之短篇小說

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」英譯本的出版，是齊邦媛教授（原中興大學外文系主任）主持國立編譯館人文組後的一項重要貢獻。文學跟教育本有着極為親密的關係，但是據我所知，領導全國教

育的教育部，二十多年來對文藝的工作服務，不過是每年頒發一次「文藝獎章」而已，這不免使從事文藝工作和關心文藝教育的人有些失望。齊邦媛教授能針對這項缺失，以書生報國之志，編譯這套選集，不論其所選之作品是否每篇都是代表作，她這種重視文藝，為文藝付出熱情的精神，值得稱讚，也是使人佩服的。

選集共兩冊，計：短篇小說一冊、散文、詩合刊一冊，自民國三十八年至六十三年，所有在國內出版的作品都是選擇的對象。然後再經由十九位對中英文極有造詣的學者逐字譯成英文，最後請精研中國文學的美籍神父李達三教授定稿，其間並約請了二十位到

臺灣來研究東方文化的英美籍友人先行閱讀、提供意見。從籌備到出版，費時三年，直接間接動員了將近五十人，論態度之慎重，論工程之浩大，國內近三十年來大概沒有第二種出版物能和它相匹。

出版之初，讚揚和非議之辭，各有所聞，尤其是詩的部份，討論的文字，經常見到。現在這



套選集復歸原身，由書訂書目出版原文，使不諳英文如我者，也能得窺堂奧，對這項工作來說，這是另一境界。

現在就短篇小說部份，提出個人一些粗淺的看法。

本選集內共有二十三篇小說，作家有十七人，計：林海音：「金鯉魚的百褶裙」。孟瑤：「歸途」。潘人木：「哀樂小天地」。彭歌：「蠟台兒」。朱西甯：「狼」、「破曉時分」。梨華：「撒了一地的玻璃球」。司馬中原：「紅絲鳳」、「山」。段彩華：「花彫宴」。王尚義：「大悲咒」。白先勇：「冬夜」、「花橋榮記」。王文興：「命運的迹線」、「黑衣」。黃春明：「兒子的大玩偶」。歐陽子：「花瓶」、「魔女」。施叔青：「約伯的末裔」、「倒放的天梯」。奚松：「封神榜裏的哪吒」。林懷民：「辭鄉」。李永平：「拉子婦」。

齊邦媛教授在前言中表示，選集中的作家，可分為以下四類：

(1) 遷台初期，作品以新舊制度間的衝突與鄉愁為主要題材者：作者包括林海音、孟瑤、潘人木、彭歌。

(2) 中國「儒將」傳統的延續（即「軍中作家」）：包括朱西甯、司馬中原、段彩華。

(3) 學院派作家：包括白先勇、王文興、歐陽子、王尚義、李永平、奚松。（後三位為筆者所附加）

(4) 本省籍作家：包括黃春明、施叔青、林懷民。

大致上說，選集中的作家，確具有上述四類的代表性。而且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，編選者也意在宣示這四類作家乃是今日自由中國文藝界的主流。了解臺灣文壇的人，一看目錄即可明瞭，這個選集除了選擇好作品之外，亦具有選擇好作家（或是「代表性」作家）的意義在內。

二十三篇小說，大多數在發表或出版時我即已讀過，的確都是水準以上的作品。但因為這不

是一本尋常的選集——由政府主其事，明顯地含有展示今日自由中國文藝水準的代表性——爲求至善，我以爲仍有下列的缺失：

(1)就短篇小說寫作有成的作家和作品而言，這十七位作家固然都可以肯定他們的地位，但是其中所選的作品，却未必就是這位作家的代表作。例如黎華的「撒了一地的玻璃球」、孟瑤的「歸途」、潘人木的「哀樂小天地」、王尚義的「大悲咒」、王文興的「命運的迹線」，都不是他們最好的作品。甚至說，也不是近三十年來自中國短篇小說領域中最好的作品。如果撇開上述這幾位作家在寫作上的總成績不計，單以所選的作品爲代表，那麼，有太多其他作家的好作品，是應該被選入的。

我這樣說，絕不是否定上述這幾位作家在短篇小說上的成就，也無損於我對他們的尊敬。我所要特別強調的是，他們還有比本選集中更好的作品，該選入而未被選入。如王文興的「命運的迹線」，和他另一篇被選入的「黑衣」，比較之下，可以極明顯地看出兩者間水準的差異。孟瑤的「歸途」至少不及她多年前發表在「文學雜誌」上的「老藝人」。

不論多麼偉大的作家，只要他經常發表作品，總難免有「失手」的時候，所以，站在讀者言，不可因爲他的某一作品失敗或不如他過去的作品，而據此否決了他的總成績。但是，一個文選的編輯者，却不宜由他的「總成績」而以爲他的所有作品必然和他的成績相符。本選集的工作人員，自然不致如此草率，我以上的看法，或許是見仁見智之故吧？

(2)下列作家的作品是應該被選入的：端木方、叢麴、陳映真、王禎和、七等生、侯榕生、曉風、李喬、張系國、舒暢。我舉出的這幾位作家，包括了他們在短篇小說上的總成就，也包括了他們的確有特別好足以被選入本選集的作品。

端木方、侯榕生，是前述四類作家中的第一類。舒暢是第二類。叢麴、張系國、曉風是第三

類。陳映真、李喬、王禎和、七等生是第四類。端木方和潘人木同是文獎會時期極有成就的作家，他們也同時以長篇小說著稱。但是，端木方的短篇小說集「拾夢」（自由青年社出版）中好作品很多，選一篇應該不難。侯榕生的短篇小說是有着特殊造詣的，儘管她至少有十五年沒有作品發表，但本選集所選作品遠溯至三十八年，似乎沒有理由漏掉侯榕生。

舒暢不是一個活躍的作家，發表的作品也不算多，但他寫作態度之嚴謹，在國內的寫作界是不多見的。當然，認真寫作與好作品之間並無必然的關係，可是事實上，就舒暢已出版的幾本短篇小說集中，够資格被選入好作品的依然很多。叢甦和張系國都是真正傑出的短篇小說作家，兩人不斷有新作發表，推陳出新，內容技法都屬一流。

曉風雖以散文為主要成就，但她的短篇小說在國內同樣是也甚出色。拿她和梨華比，個人以為她的短篇小說無論就任何一方面說，都不在於梨華之下。例如發表在純文學月刊上的「訴」，以及發表在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上的「潘渡娜」，都是相當傑出的作品。

陳映真、王禎和與七等生和本選集中「兒子的大玩偶」的作者黃春明，同是「文季」的大將。一般說來，每人的寫作風格雖有着明顯的差異，但成就却在伯仲之間。黃春明固然的確有資格被選入，陳映真、王禎和與七等生也同樣有被選入的條件。

李喬在本省籍作家中是相當傑出的一位，就我個人所讀過的作品看來，他在寫作上不但有才氣，而且功力高深。特別是最近幾年，他賦於作品以「思想」，這在國內不僅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，而且是件驚人的事。固然表現思想並不是小說藝術的唯一內容和目的，然而却無疑這是一項最艱苦表現方式，功力不够，就會使人產生「說教」之感（本選集中「生命的迹線」和「大悲咒」顯然就有這種缺點）。我以為李喬的「孟婆湯」是這方面的力作。此外，李喬早期寫實性的作品，也同樣有可觀的成就。他的作品是應該被選入的。

我舉出以上的這幾位作家，是我以為在短篇小說的寫作上，特別有成就的。如果以「單件」計算，憑記憶所及，則如李昂的「婚禮」、楊青矗的「低等人」、于墨的「解雇日」、忻易的「癱瘓」、王鼎鈞的「小鎮逸聞」、邵儔的「凶手」，都是相當出色的作品。

至此，必有人想到，如果把上述作家的作品完全選入，則絕非一本選集所能容納。這自然是事實。然而，不論「以人選文」或「以文選文」，本選集都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要求。那也就是說，「以人選文」，有比本選集中更有成就的作家被拒於門外；「以文選文」，有比本選集中更好的作品未被選入。這是十分遺憾的！

容我舉出一個例子，來說明我的看法。李永平的「拉子婦」，當然是篇好作品，但是，王禎和的「嫁粧一牛車」、張系國的「地」、曉風的「訴」以及陳映真「第一件差事」小說集中的所有作品，會不及「拉子婦」嗎？這是以文論文；若以「人」（整個成就）論文，李永平自然更不能和這些作家相媲美（奚淞亦然）。造成這種現象，至少我個人是覺得十分詫異的！

以上所說，純粹是個人的看法，「看戲評戲」不免苛刻。以「文選」的標準看，我承認本選集的水準絕不低於任何相類似的「小說選」，但因為它是由政府所主辦，而且介紹到國外，明顯地將會被據以作為對自由中國文藝水準的評價標準，因此，我的苛刻，也就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了。

談少年讀物

春節前，「幼獅少年」月刊，約了幾位寫小說的朋友茶敘，主要目的是請在座的人輪流提供一篇「少年小說」。因為「少年小說」在國內還是個新鮮的名詞，因此會中諸作家曾就這個名詞

的界說，提供了個人的意見。本人忝爲被邀者之一，也表示了一些粗淺的看法。

「幼獅少年」將「少年」的對象定爲國中學生，大家都表示贊成。所謂「國中學生」，不僅是指他們的年齡（自十三歲至十五歲），也包括他們的程度（初中）。由於政府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爲九年，因此，國中學生大量增加，國內出版界，對兒童還算照顧，適於兒童閱讀的故事書、圖畫書很多，各報又有兒童週刊，姑不論其內容如何，在量的供應上，毋虞缺乏。但是相對之下，少年讀物却寥若晨星，屈指可數，而實際上國中生乃是小學生的延續，人數相等。這段空白，便是「幼獅少年」所要服務的對象，所要努力的內容。

辦少年讀物，比辦兒童讀物及成年讀物要艱難得多。因爲，對於兒童和成年人的需要，人們都有着原則性的了解，而且大致上也已定型，但少年則不然。這個年齡和這個程度的孩子，童話書籍已不能滿足他（而實際上他的思想仍有着或濃或淡的童話色彩），或年人閱讀的書籍，他們看不懂（或似懂非懂），長期探索，囫圇吞棗的結果，會將他「悶死」。幾年前轟動一時的首仙自殺案，就是最好的例證。

這個年齡的孩子又討厭說教；這一方面是因爲他們已聽了太多的「教」，另一方面，則是因爲生理的成長反應，使他們對成年人產生了莫名的反抗（或不滿）的情緒。但是，爲他們的前途計，他們依然需要聽「教」。一本良好的少年讀物，絕不能像辦成年刊物一樣爲圖發展、爲求發財，投讀者之所好（這樣的刊物，無異於毒蛇猛獸），它所刊出的文章、圖畫，甚至是一則笑話，都必須要達到教育的功能（所謂「教育的功能」，未必即是教科學式的要求，使他讀後、看後有溫馨、和諧、滿足之感，仍屬這個功能的範圍）。如何達到這個要求？如何使少年讀者受教而不自覺，並且甘願接受這個教訓？這是一本少年刊物的主事者必須去研究、去把握的一個主課。

由這個認識而來談「少年小說」，則越覺少年小說寫作之不易。前面說過，這個年齡的孩子已經不喜歡再看童話書，所以，小說的故事和人物必須是寫實的；他的思想又不若成年人之成熟，對於文字的領悟力也不及成年人，所以在題材的選擇上，架構不能太高，某些成年人能够接受的寫作技巧，並不適用。故事不能僅只是「好人好事」式的陳腔老調，如此則必使少年讀者覺得索然寡味，失去了閱讀的興趣。

座談會結束後，由於接着即要撰寫一篇少年小說，執筆之初，對這個問題，不免有所思索。效就思索所得，縷述如下：

(一)確實把握主題：我一向反對所謂「主體正確」這種論調。但是少年小說的主題，則必須符合教育上的要求。爲了達到這個要求，寧可犧牲文學的要求。但是在技巧的表現上，不可將這個主題成爲一目瞭然的口號，亦即是要達到「潛移默化」的功效。

(二)要有一個感人的故事：「感人」的意義，並非僅指「賺人眼淚」，「熱鬧」也是它的範圍。總之要使少年讀者讀得有興趣，跟故事人物能產生共鳴。最好還能配合這個年齡、這個程度的讀者的想像力。

(三)文字要淺顯：歐式的語句固然不宜使用，過長的句子最好也能避免，傳統的造句方式，大概是最適當的。少年時期正在求學階段，他極可能摹倣你的造句形式。摹倣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好，可慮的是他會泥古不化、東施效顰。

少年思想不成熟，又最富幻想，一個故事，就可能影響他一生。執筆爲文，尤須念念不忘這個後果。